

中国·东北三省历史之旅（2/4）

地球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病穴，它将不断地扩大增多。如果把这个现象叫做开发的话，与开发成正比例的是大型都市的不断诞生。我以前就认为，如果人类灭绝的话，地球环境会快速复原，“都市好似癌症的病穴，而人类则是癌细胞。”这种想法是一直都有的。

在我就职商社的 17 年里，始终担任开发部门的工作。回想起当时的工作，所谓开发，用词含义至少有一半是有关破坏自然的。将生活中可以利用的生物巧妙搭配，却把这些侵蚀地球的行为看作开发。人类总有一天会因为缺乏地下资源，破坏环境和污染自然的弊害而痛苦不堪。为了繁荣必须在地上资源和太阳的恩惠（自然能源）范围内生活。实际我在 1973 年就已觉悟，现在开始追溯当时的记忆。那就是感到人类应该尽快改变生活方式，取得下一代人的赞同。

接着，我们转移到“平顶山惨案纪念馆”。进入灯光暗淡的设施，有很多惨不忍睹的照片映入眼帘，心里不由得希望这不是现实。读着一个个解说，看着遗骨想象他们昔日的模样一步步向前走，同时也踏入日本兵的心境。他们被完全剥夺自由，需要绝对服从命令。站在他们的立场，我感到自己的心在颤抖。



此惨案发生的原由是抚顺煤矿的袭击事件（1932 年 9 月 15 日的夜里，抚顺煤矿被袭击，5 个日本人被杀害。）这是当时被日本军叫做“土匪”的抗日组织（辽宁民众自卫军）的所作

所为。关东军马上在 16 日展开报复行为。他们推测抗日组织经过了平顶山的村落，既然知情而不报告抚顺煤矿的村民等于私通土匪，是该杀的。为了亲眼确认这个事实，我们下了台阶。



无法抵抗的村民 3000 余名遭到残杀，看着遗骨我想象他们的遗体是被扔到河里，还是被浇上汽油烧掉？但是实际是，日军把村民集中在村落西侧的山崖下，然后用机关枪扫射，然后在死尸上浇汽油点火烧。最后还把山崖轰炸，为了盖住尸体隐瞒罪行。事件发生后的很长时间里，尸首一直埋在山下，战后中国政府进行挖掘工事。现在整个纪念馆以覆盖遗骨的形式建立至今，遗骨以被残杀时的状态保存。

当时日军的这种报复行为是为了镇压土匪的锐气，还是给其他村落一个杀鸡给猴看的警告，让他们今后必须通报呢？

那个村落的很多居民都在抚顺煤矿劳动维生，之所以这样，才惹怒了日本人。他们可能认为是被养的狗反咬了一口，在愤怒下残杀村民。如果是这样，日方在人性上存在重大的缺欠。

作为人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由，而且应该相互尊重。它是真正抚育国民活力的源泉，否则无法培养真正的爱国心。不用说，原来的计划是从提倡“五族协和”“王道乐土”开始！我想起以前的台湾旅行，更是倍感失望。在旧满州，日本人可能认为对待其他民族，如果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就足够了。他们应该感谢自己，至于被践踏自由也是无所谓的。

等等！我又反省到，这些难道不是我们日本人的丑恶习性吗？现在的政权反复强调的标

榜也是“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”，可是从来没有提过“保护国民的自由”。即使这样，我们还是支持政权。这种习性实在危险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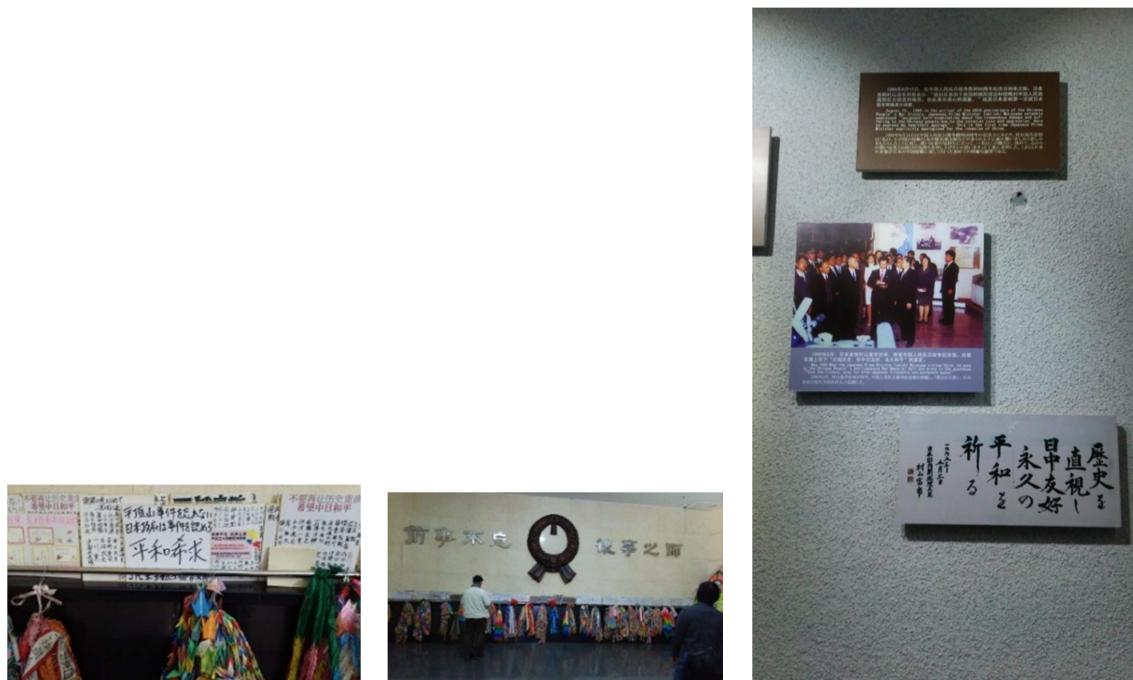
不断破坏地球的人类现在正处于一个过渡期，也就是在“聪明狡猾的人类”和“正派的人类”之间痛苦地徘徊。人们已经觉察到，如果不改变生活方式，就相当于等死。这个转换时机，日本人恐怕还要错过。

实际上，“虚假的自由”和“真正的自由”，也就是说“人类与其他动物共有的那部分自由”和“只有人类才具备的自由”是有必要进行区别的。假设前者是“解放欲望”，后者将是“解放人类”。后者是需要尊重的自由。计划“五族协和”，建设“王道乐土”，一边讴歌这些，一边却将二个自由混为一体，甚至践踏镇压他国的自由，更不用说解放人类了。

真正的领袖，要阻止此类行为。他们应该知道土匪是土匪，村民是村民，不应把土匪的罪状嫁祸给普通老百姓。但是，日军头领却下了报复的命令，以致毒害军心，让士兵暴怒，下了毒手。在忠实服从命令的意识下，认为这不是野蛮行为，而是自我爆发。这让事后的士兵们一直抱有自责之念，闷闷地将这些责任归为自己，再把它自焚心底。

如果自己早出生 10 几年，可能会和士兵们同赴战场，想到他们的痛楚，自己也很难过。幸好到了出口，回过神来，躲在柱子后边合掌默哀。我看到铃木女士也在合掌。

在出口处摆着很多来自日本的“千羽鹤”，它们和以前我看到的广岛原子弹被炸纪念碑的景象是一样的。



回来的路上，大家沉默寡言。第一个开口的是宫崎先生：“日本人干了这么多坏事”。我想他年轻，没有像德国那样接受学校的战争史实教育，所以受了些打击。

这时苦闷中的我不客气地挡住他的话，说了一句“你的这个想法有问题”。然后又补充：“人都是有可能做坏事的，罪魁祸首的根源是战争。”又冷静了一会儿，对他讲：“所以我们有了宪法第9条，大家努力坚守和平不战。”

出来的时候，我再次斜眼看一下刚才入场前看到的3000余名牺牲者的纪念碑。然后更加体会到这次访问的意义。我最初观看时，认为可能是些类似“白发三千尺”（古典文化）的展示。可是刚才在主要设施和馆内接触到牺牲者的名单，让我确有反省。



绝对不能把这些说成夸张或者捏造。他们和广岛/长崎一样备有牺牲者的名单，这些一定是经过一个人一个人的确认，特定的名单。如果去调查DNA，一定可以了解到更鲜明的事实。

归国后，我又仔细看了一遍照片上的名单，上面写的每一个名字。这些更加改变了我的意识。

牺牲者的兄弟姐妹中，一定还有幸存者。他们的亲属朋友等有关的人一定也有不少。那

为什么要把尸骨照片等如此凄惨的姿态展现给他人观看呢？为什么有此必要？我苦闷地想。以日本人的感觉，这样做牺牲者不能成佛。而且，命令下手的日本士兵心里终生都得不到安宁。

这时，我想起一起坐车的高安医生的话。那是他和宫崎先生的一段对话，作为医生看到病人临终时的一些亲身体验。那些人对自己战时的残忍行为往往痛恨不已，他们为犯下的罪而不能成佛感到恐惧，并吐露出忏悔之念。



我是坐在汽车后座听到这些的。并且为日本犯下的多次失策之罪而懊悔。首先，被国际判为绞刑罪的七名 A 级战犯，可是他们在日本却被解释为“公务死”。前任外相重光葵曾在被告席上聆听血淋淋的证词，并在自己的日记上写道“丑态覆耳，日魂腐败。”战犯的罪行作为“公务死”来处理，事后又把他们的灵位祭奠在靖国神社。这样做等于把下命令的人和被命令的人一律对待，作为祈愿国际和平的国家是不能允许的。这些对否定战争的遗属们来说也是不能容忍的。但是众所周知的是，一些政治家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。

此外，为什么日本把战争带来的负面危害，这些世界共同的广泛意识，不告知于国民，这种立场让我感到不安。而且，整个国家被一种异样的气氛所笼罩，一些正确认识史实，祈愿国家真正安宁的人士却被看作异议分子。是否在这种事态和风潮不断抬头的时代，导致了平顶山惨案纪念馆等设施越来越充实呢？有人认为，这在创造一个假设敌国上很有帮助，也可利用于提高向心力上。但这是刺激对方的极其阴险的手段。

照理来说，国际上应该相互彻底地清算过去的战争，携手将这些尸骨好好埋葬。这才符合具有武士精神（把杀人之剑变为活人之剑）的日本的名声。将它作为责任和义务，才是日本真正的安全保障。

下午又坐上包车，驶向下一个参观地。从车窗可以看到当地人悠闲的日常生活，车内的我却很苦恼，难以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讲出来。我们将要访问的是“旅顺战犯管理所”，以前本是日军在 1936 年为了收容中国抗日人员建设的设施，被叫做“抚顺监狱”。



这个设施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修缮，改名至今。这里关押过日本战犯，包括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等旧满洲国的战犯，以及一般群众的改造。



设施经过改修和扩建，里面的娱乐设备以及务农温室等的活用方式曾经引起世界的瞩目。当然，这些让我想起“坂东俘虏收容所”。条件上虽有不同，但是在人道对待俘虏的宗旨上，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同样拥有值得骄傲的实例。



在“旅顺战犯管理所”对待旧战犯的处事方针是“恨罪不恨人”，在此收容的没有一个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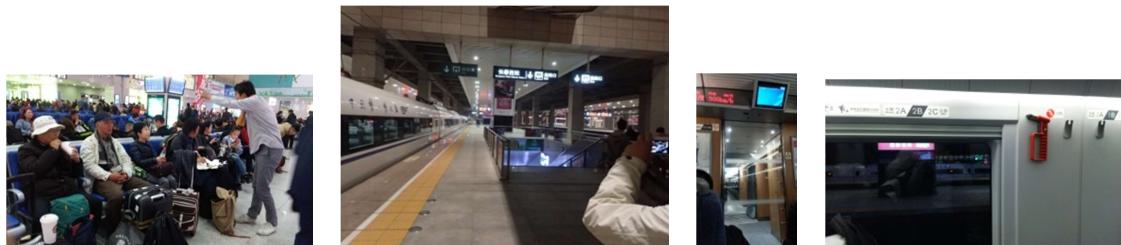
处刑。这个方针基于毛泽东的改作政策“正确的思想要以正确的方法来教育，这样人才会有改变。”战犯们的待遇丰厚，有足够的伙食，从不强制劳动。傅仪和他的弟弟一起收容在此，他们作为模范囚犯，每天在温室辛勤种菜度日。



后来，准许日本俘虔回国。但他们归国后，因为表明反战反省，而遭到批判，并作为公安警察的调查对象。这些从“中国共产党那里回来的人”在就职时遇到歧视。当然在冷战时期，人们处于好战和戒备心理，难以坦诚对人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周恩来总理曾经表示“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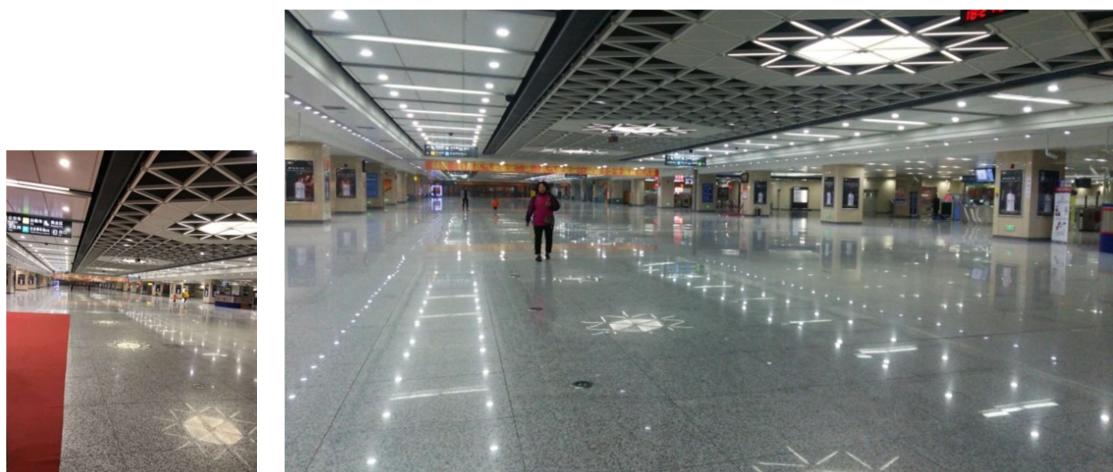
不去改变自身，是无法阻止战争的。”所以，中国对中日战争的被害情况放弃了国家的赔偿索求权。这个事实告诉我们，中方考虑到战后日本国民因征税可能更加陷入困境。所以，无论何时，在考虑问题上不能片面。

我这样嘱咐着自己来到沈阳。到达旧大和饭店已经有 24 小时了。今天过得很累，但是感到一颗心可以放下了。今后铭记在心的是，每一个事实都需要亲眼去确认。然后，以新的状态驶向沈阳站。



下一个移动地点是长春，我们乘上 16: 27 的高铁。因为第一次乘坐中国的新干线，所以大家好奇地东张西望，高铁坐起来很舒适。特别令人感慨的是，在显眼的位置备有“乘客对自己负责，自力脱险车外”的装置。

在长春，迎接我们的是比沈阳还要大很多的火车站。中国的高龄者比率早晚会超过日本，肯定在这个现代车站的耐用年数以内。



我们走在站里，杞人忧天地想到“这么大的车站需要有轨电车啊！”因为大家看到站里的移动距离超过电车和汽车的一站路，即使拐个弯，眼前同样看不到尽头。



我们分坐两台出租车，前往投宿的春谊宾馆（旧大和饭店）。

这次移动出了个小事件，就是先行车到达春谊宾馆的新馆（宴会厅）门口，后行车停在旧馆的门口。可是我丝毫没有着急，宾馆的工作人员十分热情地招待我们，并拿来日常会话的翻译机，调到中文/日语会话。

借助这个机器进行交流，我想如果日本的地位在国际上也能像这台机器就好了。保留武士精神，不去拘泥胜败如何，而是重视处事的过程。这个精神在很多日本人的心中还是有的。说这话的根据是，很多外国游客对日本一般市民的热情评价很高。我想如果将这种人真正情感运用在国家安全保障的要点上就好了。相反，如果虚伪的人情蔓延于世，煽动起哄，结果将会不堪设想。

在长春，主要的访问日程是去“长影旧址博物馆”和“伪满皇宫博物馆”。在这以前，去旧满洲时代的建筑遗址群走了走，又去“东方饺子王”吃了午饭。饭后还去传统茶馆品尝了功夫茶。怀念旧满洲历史的“长影旧址博物馆”和“伪满皇宫博物馆”都带有观光的一面。明天是这次旅游的第三天，因为要去参观非人道的“731部队遗址”，大家的心情沉重。刘颖女士的安排大概是让我们有个间歇吧。



到了目的地实际参观才知道，有很多带着家人来这里的人。“满影”是旧满铁成立的电影制片厂，“满洲电影协会”是它的简称。曾作为长影摄影场使用，直到 2011 年才改为“长影旧址博物馆”。共产党 1948 年解放满洲，马上接收满影，几经坎坷之后才成了长影摄影场，为中国共产党制作宣传纪录片。很多优秀的日本技术人员留在满影继续工作。

这次旅游回国后，我又好好查了查满影的历史。旧满影曾是日本建立满洲国时举起的理想旗帜。主要目的是将“日满亲善”“五族共和”“王道乐土”的思想贯彻到满洲人的教育里，所以它属于国策企业。也就是以彻底普及建国精神为目的的所在。初代理事长选了清朝的皇族来担任，但是它的活动真正开始是从第 2 代理理事长甘粕正彦上任以后。

甘粕是在关东大地震的混乱中杀害大杉荣的宪兵大尉，服满刑期经由法国来到满洲，作为阴谋机关的头领远扬恶名。这时他被成立满洲国法律体系的要人岸信介看重，君临了满影。大杉荣认为当时国家和权威的存在有百害而无一利。他攻击好战的思想，反对军队与财阀的联手合作，贵族与贫民的贫富之差，梦想变换协调的社会。但是当时的社会风潮难以接受他的标榜，把他的思想随便归纳于无政府主义，置之不理。

因旧满影的目的是在满洲拍摄电影，所以录取了很多中国演员，导演和剧作家。甘粕采用信赏必罚的人事，整备摄影室，还购买了德国的高价机械。因为他努力改革，受到现场工作人员的仰慕。此外，还启用他认为能力高超的大塚有章（日本共产党为了筹备资金，派黑社会袭击银行的首谋者），让山口淑子作为中国人/李香兰活跃在影视，转移主力，使枯燥乏味的记录电影变为民众喜爱的剧情电影。

但是在待遇上，日本人和满人之间存在很大差别。甘粕直到最后也没有填补这道鸿沟。此外，在他就任的仪式上，手下的日本工作人员致辞介绍他，可话才讲到“……粉身碎骨，为了发展公司业绩而努力，情愿将自己的骨头埋在满洲大地……”就被甘粕止住，还批评了这些套话，并表示“死了以后，骨头定要埋到日本。”

甘粕得知战败，当有关满影的主要日本人的归国手续办完以后，于 20 日的清晨使用氰化钾服毒自杀。归国者以后在日本建立“东映”为日本的电影事业打下牢固的基础。但是，日本政府将很多本国移民遗弃满洲，甚至发出让他们扎根异国的命令。关东军在苏联军蜂拥而进之前，没有通知移民就撤退了。这使很多满影的职员和家属也走投无路，被留在异乡尝尽辛酸，有的人直到 10 年以后才回到祖国。